

冉冉中短篇小说选

冬天的胡琴



冉冉 / 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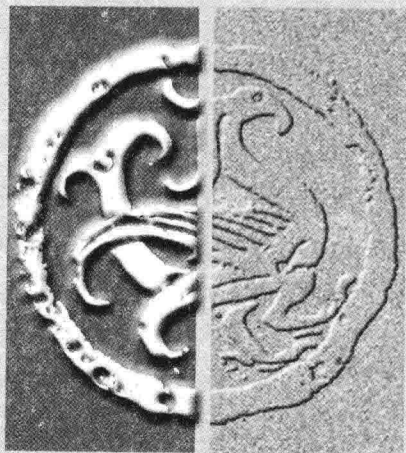
作家出版社

冉冉中短篇小说选

冬天的胡琴

冉冉／著

作家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冬天的胡琴 / 冉冉 著. --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4. 12
(重庆市少数民族作家精品丛书)
ISBN 978-7-5063-7710-2

I. ①冬… II. ①冉… III. ①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②中篇小说 - 小说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293906 号

冬天的胡琴

作 者: 冉 冉

责任编辑: 袁艺方

装帧设计: 丁奔亮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zuojia@zuojia.net.cn

<http://www.haozuoji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52 × 230

字 数: 200 千字

印 张: 15.75

版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4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7710-2

定 价: 32.0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策划：重庆市作家协会

重庆市民族宗教事务委员会

重庆市少数民族作家精品丛书编委会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明凯

任华

向远道

陈川

陈飞

唐步新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爱上本一师 / 003

八月蔚蓝 / 041

妙菩提 / 071

短篇小说

花儿 / 117

冬天的胡琴 / 135

风灯 / 151

火车向北 / 168

河边 / 181

小码头 / 195

看得见峡谷的房屋 / 215

梅花还是老虎 / 228

凝神就会看见（创作谈） / 240



中
篇
小
说



爱上本一师

1

白岩寺住持惟德法师多次邀我去庙里小住，因为在这之前，我曾经告诉过他我在聚云寺住过一段时间。只不过彼庙非此庙，而我也从未对人提起过我吃斋学佛的事，那是我的隐私。

去年春天，我因了解一个居士的情况，给惟德法师打了个电话。我问他认不认识一个矮矮的脸上有块胎记的王居士？他问他出了什么事？我说他办了一个家政公司，一流服务，零利润。公司的宗旨是“在身边种福田”，工作人员都是居士。惟德法师问，后来呢？出了什么事？我说，公司垮了。惟德法师问，你想在庙里来找他？

我去的时候，庙里的桃花已经开了。居士院和招待所里都住满了人。管事的和尚在佛学院给我找了间房，“这里清静。”他说，“但有两个人跟你合住，你不介意吧？”我想问问是谁，最后却只答了一句不介意。

出人意料，跟我同住的居然是多年前医专的一个女同事和她的女友，而且她压根儿记不起我，自然也忘了我们之间的交谊（连给我画像的事也忘得一干二净）！而她看上去并无异常，相反地，端正、静穆，言谈举止都很得体。

我的同事叫裴佐。她的女友叫于慧。于慧我是第一次看见，可早就听说过她。裴佐和我年龄差不多，我还没恋爱她就已和一个船长结

婚，我还没有结婚她又离了婚，我没想到离婚，她已经有了女朋友——女朋友在眼下不算什么，可在我刚离开医专那会儿，却是天大的新闻。告诉我的人也是医专的老师，那时候，她、我、裴佐等几个人经常在一起织毛衣和野炊。她来看我时意味深长地说：“裴佐跟一个女的同居，她们形影不离。”

我跟于慧很有眼缘，彼此的友善和默契让我暗自吃惊。当我告诉她我和裴佐以前的关系并对她的失忆迷惑不解时，她突然问我：“你还记得医专的那个李明吧？”

见我点头，她又问：“你觉得道光法师，就是惟德方丈身边的那个年轻和尚像不像他呢？”

我说：“李明出家后不是叫释本一吗？”

“你先说他们像不像？”

“根本就不像。”

“问题就在这里。”

“裴佐觉得他们像？”

“不是觉得像。她就当他们是一个人。”

这些话是裴佐不在的时候说的。那几天庙里的法事特别多，主要活动都是由即将接替惟德法师的道光主持。只要有道光法师的地方，都能看到裴佐的身影。

于慧除了早课和晚课，其他的活动都不参加。有时她翻翻书，有时陪我散步。我承认，离开医专以后，我对裴佐的情况知道得很少了，眼下我打探她的兴趣比追踪王居士的兴趣要强烈得多。而于慧也愿意听我跟她讲以前的裴佐，她一直觉得自己对裴佐了解得足够多了，可我讲的好多事她都是第一次听到。

2

我们的话题是从谈论面相开始的。我们去散步，从佛学院出来，穿过有大观音的草坪，正准备登佛塔，一个胖女子笑盈盈地走下来，她穿着一件蓝上衣，看上去明艳干净。她走远后，我问于慧：“她有

多大，你看？”

“五十多岁。”

“说她三十几岁，完全可以。”

“是啊。你相信文如其人吗？”

“不相信。我倒相信面若其人。”

她会意地笑了笑，然后问我：“你比我先认识裴佐，你觉得她的面相是不是比以前好看一些？”

我顿了好一会儿，回答不上来。

我认识裴佐的时候，她刚从美院毕业分到医专。她瘦削白皙，双眼迷离，尤其是眉间的那颗美人痣妩媚别致。不少男同事都说她漂亮，可我觉得她更多的是妖冶。毕业时，她为爱情放弃了留校。刚开始教书，没课的时候她大都不厌其烦地呆在船上。而船长常常出现在校园里，手里不是拎着水果就是捧着鲜花。据说船长有天傍晚意外归来，没能赶上最末一班轮渡，后来凭三寸不烂之舌，说动江边的打渔子用小舢板将他载过江来和心上人相聚。那时候还没有桥，学校蜷缩在小城的对岸。年轻老师向往城里的生活，对裴佐和船长的烂漫更是羡慕不已。

现在再来看看裴佐的面容吧。那张脸是平和淡定的，甚至不见沧桑。但平淡里似乎又暗涌着波涛，波涛在哪里，在眼角眉梢？不经意的表情里？我说不出来。

“她的皮肤还是那么好。”对我的答非所问，于慧报以宽厚的一笑。

于慧的皮肤其实也很好。她红润丰满、柔和沉静，看上去比裴佐年轻，实际上她要大一些。她们身上都不见所谓的男性气质，也就无所谓阴阳互补，我弄不明白她们因为什么互相吸引。

“她给你画过像，你们当时的关系很要好啊。”她说。

我点点头。同时又感到一丝沮丧。我一直保存着那幅画像，而她却从未向她的女朋友提起过我。在医专时，我们是慢慢靠拢的。先是矜持地保持距离，后是远远地点头招呼，到她给我画像的时候，我已开始给她看我写的诗。她也给我看过她写的诗，那首诗叫《又见白帆，又见白帆》。当她穿着短裙、裸着涂上颜料的长腿在校园走来走

去，被点名批评时，是我站出来为她辩解：“那是花袜子。”我说。批评者问我敢不敢担保，我说：“绝对敢，因为我看见她把袜子晾在阳台上。”

说实话，当时我确实喜欢上了她那种我行我素、为所欲为、不管不顾的劲头，我觉得她身上显露出来的真实率性，正是我竭力压抑、想表露而又不敢的那一部分。我为她的每一次惊世骇俗喝彩，作为对我相知的回报，她给我画了那幅油画像。要不是接下来我被自己的恋爱搞得晕头转向，我可能真会成为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。

我给于慧讲了我和裴佐去磨盘沟写生的事。那也是一个春天，我和裴佐迎着小南风往磨盘沟里面走。走到深处，裴佐见四处无人，就要我跟她一起游泳，游裸泳。我以水冷和例假为由拒绝了。她自顾脱光了衣服，正要下水，突然拉着我说：“撒谎！你没有例假。”我心虚地说：“刚开始，有一点。”“根本没有。”她嚷起来，“我跟你赌，输了你下水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会输？”她说：“凭直觉。”结果当然是我输了。我穿着内衣下了水，这一下，她对游泳的热情马上转换成对我的身体的赞美。她反反复复地打量我，对我这里那里赞不绝口。

我对于慧说起这个是什么意思？是想告诉她裴佐很早就有同性恋倾向？还是想说我们当年的天真无畏？抑或还有我一时无从觉察的更深的隐秘？我不知道。这件事我很少想起，但一说出，它就鲜活如初。我还记得那水潭里雪白的浪花，她白皙的耳垂、漆黑的腋窝、火红的舌头……她出水的时候，浑身的水珠闪闪发亮。

于慧问：“你那时还没有恋爱吗？”

“刚刚有苗头。”

“那她呢？那个时候，李明到了医专没有？”

我记不准确了。李明还没到医专时，跟人到我男友的宿舍去过，当时我正好在。他不怎么说话，谁讲话他都专注地听，有时微微一笑。当时觉得这个羞涩高大的男孩像个篮球运动员。事后听说，他是运输公司的司机，刚出家不久，被母亲强迫还了俗。他母亲托了关系，要调他来医专开校车。

他后来又来过我男友宿舍几次。我看见过他留下的几本佛学方面

的书，是他爷爷的，他爷爷曾是梁漱溟的弟子，在当地是一个很有名的居士。

李明跟裴佐恋爱的事，我是调离医专后才听说的。裴佐为李明离了婚，并怀上了李明的孩子，可就在他们准备登记结婚的前两天，李明不见了踪影。不久，听说他又去大悲寺出家了。

我问于慧：“你是李明出走后认识裴佐的吗？”

“不是。你是想问我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，对吧？那是在她小产后。”停了一会，她又问起了船长当时的情形。

那个船长，我见过几次，是个沉默寡言的小伙子，感觉有些懦弱，过分依恋裴佐，过分顺从。听说刚离婚那会儿，他的船每次从医专路过，他都要鸣笛，向裴佐致意。

“他后来又和裴佐复婚了，你不知道吧？那是裴佐离开医专以后。”

我确实不知道。裴佐复婚再离婚，李明出家再还俗，裴佐舍弃一切，一直不停地追逐李明，都是她后来告诉我的。那天她只是告诉我，李明两次出家，法号都叫释本一。

3

我所打听的王居士没有一个人认识。一个姓王的婆婆是惟德法师的皈依弟子，八十多岁了，每个月都要来庙里住几天，数十年，从不间断。她说她差不多认得所有的姓王的居士，矮的有好几个，但脸上有胎记的绝对没有。这个婆婆瘦小健朗，有一头浓密的白发，耳边紫蓝的水晶发卡很是耀眼，她喜欢笑着露出她那整齐的假牙。所有的人都喜欢她。我当然也喜欢，我曾经对她说，我今后能像婆婆这样美丽该有多好——她笑眯眯地摆摆手，心里却欢喜得很。她自告奋勇，四处托人帮我找那个王姓居士。

有一个矮矮的、颈部被烧伤的居士也姓王，在做豆腐生意。他在城里租有房子，十几年了，一直在收养街头流浪的狗。他告诉我，他以前住在大木山上，举家离开的时候，狗撵了他们几个山头，想跟他们一起走，他下狠心把它赶了回去。几个月后，那狗竟从几百里外跑

到城里找到了他们。狗最后老死了，他们从此开始收养狗，把每条狗都当成自己的亲人。我问他知不知道有一个“在身边种福田”的家政公司，他伸出手，摸摸自己肥大的鼻头，轻轻地笑了：“谁没有在自己的身边种福田？”他的幽默惹得我也笑了。

我的母亲也姓王，从小她就让我把那些姓王的人当作我的亲戚。我认识不少这样的人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缺乏理性、易冲动、心太软。于慧也认可我这样的结论。她说，她也认识一个姓王的居士，做榨菜生意的，赚了一些钱，但多数都落进了别人的腰包——周围的人都骗她、坑她，包括她兄弟和老公。可他们对他们缺乏清醒的判断和认识，反复犯同样的错误。对自身的糊涂和愚蠢她只是解嘲地说，自己记性差，记不住那些糟糕的事——她能记住的都是那些好的她愿意记住的事。

说到遗忘，我们又谈到了裴佐。我说裴佐本质上是一个诗人，一个对生活充满好奇心和热情的人，怎么会对那些刻骨铭心的事说忘就忘呢？而且是忘得那么彻底和决绝。

我一边说话，于慧一边在擦玻璃。窗外的桃花静静飘落，室内窗明几净，地板一尘不染。

过了一会儿，于慧坐下来打开手机，看了看短信后突然问我：“你安有环吗？”

她指的是节育环，我不知道她问这个是什么意思。见我摇头，她又说：“裴佐怀孕的时候是带环受孕，她当时跟李明好得昏天黑地的，忘了取出她的环。”

于慧见我茫然，便开始剪她的指甲。剪完了十个指头的指甲，裴佐还没回来，估计一时回来不了，她又跟我聊起来。

“医专的人都觉得裴佐有点‘异’，是吧？我认识她是在船上。晚上，我在甲板上散步，看到驾驶室有两个人相拥着，不时地亲吻，那个女的就是裴佐。在船顶的平台上，我看过她画的画，她的画一如她本人，热烈、狂野，有抑制不住的激情。那疯狂的劲头具有一种魔力，吸引人，也伤害人，伤人伤己，让人害怕。”

“你给她讲了你的感觉？”

“没有，我只是看她画画，看她穿着时装在船上走来走去。船员们都宠她，每到一个码头，她都带着他们上岸去。她又漂亮又骄傲，在船上，简直就像一个女皇。不过我起先并没有跟她搭讪。接近她，是船到一个小码头，船员发现几个农民混票，双方争执起来差点动手。裴佐也在那里，听了一会儿他们的对骂，没有劝架——她要说几句，他们是会听的，她没有劝架，而是掏出钱，递给其中的一个船员，叫他去买几张票。她说，他们确实没有钱啊，你没看出来吗？说这话的时候，我也在，凭直觉，我也是这样认为的。几个农民下了船，裴佐又去船顶画她的画。我在她身后看了好久，然后对她说，你画的这些红叶画得太红了，红得快要撑不住。她听了，扑哧一声笑出来，我还嫌红得不够呢，还可以红一点。”

“那是秋天，船在长江航行，两岸的缓坡上峭壁上到处都是红叶，那生动的背景和神采飞扬的裴佐倒是很相配。船到三峡，裴佐主动帮我拍照，拍完照又跟我合影。她问我是不是教书的，我说是行医的。她说啊，我是一个讨债的，说完得意地笑起来，我也笑了。她说你别笑，什么时候我讨债讨到你门下。船到终点，我们互留了地址，说好了以后保持联系。”

我说：“裴佐的文字不错吧？我看过她写的诗。可惜从来没有跟她通过信。”

于慧笑着说：“我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，倒是收到过好多照片。她喜欢在照片背后题字。有一张神女峰前的照片，雾罩中的山模糊不清，醒目的是她大红的羽绒服，后面的题字是：神女喷火，因为她装着一口油井。她还在河边运煤的索道上照过一张，一身短衣裤，浑身像煤一样黑。照片背后写着：刚才在缆车里坐了七个来回，身边的那个人黑得像乌鸦，我爱他。还有一张雪天照，画面上是一大一小的两只脚在雪地上踩出的杂乱脚印，雪地尽头有两个背影。照片后面的题字是：我下过一场雨，现在又下雪。有一段时间，她很喜欢照相，照片的背景都不相同。有雪山草原，也有沙漠和大海。她在每个地方的表情都差不多，都是贪婪的疯不够看不够的模样。仿佛全世界的美事都等待着和她相遇。”

“那和你相遇呢？”我问她，“她是不是也把和你的相遇当成了美事？”

“我第二次见到她，是在我的宿舍，一个冬天的下午。我感冒了，躺在床上。裴佐敲开了门。她鼻青眼肿、大腹便便的样子吓了我一跳。我认识她的时候，她虽然结了婚，但我从未把怀孕生孩子这类俗事和她联系在一起。我赶紧起床，扶她坐下，给她烧水，问她要不要吃点东西。她坐在我的床上，疲倦地看着我张罗。宿舍里没什么东西可吃，我把冲好的奶端给她，她哇的一声哭了起来。我不知道她遇到了什么，只是不停地劝她别哭，伤心对宝宝不好。不料她越哭越来劲，待我脱掉她的鞋准备让她躺下时，她忽然抱住我的肩头，失声叫道：我完了！我说，你冷静一点，这样宝宝会受不了。她止住了哭，扭过身，倏地从怀里抽出一个棉垫子，你以为宝宝还在？她叫道，宝宝没了，没有了。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？她捧着垫子，就像捧着一个真的孩子一样，她喊道：我要让他知道我还怀着他的孩子，我要让他在愧疚和悔恨中念不成经，我要他回来！！

“我一头雾水，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，因为当时我不可能知道李明也不知道她已经离婚的那些事。她靠在我的床头，东拉西扯地给我讲述，一会儿是那个船长跪求她，不要跟他离婚；一会儿是她和李明坐在运煤的缆车里疯狂地来回；一会儿是她去了好多寺庙，始终没能找到李明的踪影。说到最后，她说孩子早产了，是因为她伤心过度。孩子的四肢都已经长全，只是太小了，无法存活。她本来想用孩子去挽留李明，让他回心转意。

“那个下午，裴佐坐在我的床上，苍白而羸弱。她不停地用手去按她掏空的腹部，仿佛那儿还有一个位置，那个空空的位置是她和李明惟一的联系。过了一阵，她从衣袋里取出一张自己的照片——照片上，她绾着髻，穿着宽大的花衣，一只手抵着腰，另一只手骄傲地抚着自己的肚腹。估计她在背后写的是，李明，我爱你或是李明我恨你，或者是爱上一个负心的人云云。可她写的却是我的地址。她要我把她的照片复印五百张，寄到全国各地的寺庙，并且附上我的联系方式。”

我说：“李明不是出家到大悲寺了吗？别的人都知道，裴佐怎么会不知道？”

于慧说：“她最先去的就是大悲寺，可那里根本没有这个人。但她在大悲寺听说普陀寺有个高个儿的司机刚出家，她又赶到普陀寺，那里也没有。她又去了一些寺庙，最后听说延安清凉寺有一个和尚像李明，她便去了延安。当然又扑了空。她是从清凉山上下来早产的。她一个人住在延安的医院，生下了那个小小的不能成活的孩子。好几天，她一直抱着那个夭折的孩子哭泣不止。

“那时我没见过李明，想像不出这人身上有什么东西让她这么着迷。我问过裴佐，她说这个咋说得清。她爱他，离开了他，就像掉了魂。就这么简单。”

我说：“那个船长也是这样爱她的呀，我曾经听说，船长刚知道她变心，伤心得要用车去撞岩。后来他甚至答应裴佐只要不离婚，他可以容忍自己不在家时她跟李明好。”

于慧说：“裴佐怎么会同意。那个时候，要她中断哪怕是短暂地中断她的爱，就是要她的命。船长是不得已才离婚的，他离婚也是为了迁就她。”

“从那个下午开始，你们俩就形影不离？”话一出口，我就觉出了不妥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表述她们之间的关系。

“那个下午，她靠在我的床头，颠三倒四絮絮叨叨地给我讲了她的生活她的爱情，讲得最多的是对李明的倾心，对他至死不渝的追寻。我宿舍里没有火，她偎着我的被子坐在床头，我则坐在藤椅里。天越来越暗、越来越冷，我不时地伸出手，擤我的鼻子。”

“你哭了？”

“我们没有开灯。裴佐问我，你怎么啦？我说我感冒了。她从衣袋里摸出纸来递给我，不再说话，两个人就在黑暗中默默地流泪。我不只是为裴佐难受，也为她担忧，我不知道发生这些事情以后，她还怎么在医专那个环境里生活下去。”

“于是，你就决定让她跟你在一起，不再回到单位去？”

“医专那些人是怎么说的，是不是说，我成了她的女朋友，取代了李明？”

我正要答话，她的手机响了。她哦了几声，回头对我说了声，找

裴佐，就出了门。

4

素食让人清明，这是真实不虚的。有几年时间我吃素，不仅体态好、睡眠好，气色也不错。我曾对家人说，我后来的好运都跟素食有关。吃素跟持念一样，只要你在持守和延续那种明净状态，浊念就不会升起，你心灵的景观就会反映到你的脸上来。

我的这番话，是同惟德法师一起喝茶时说的。当时，于慧在，另几个年轻的女居士也在。她们跟惟德法师开玩笑，要他办一个美容班，讲怎样护肤和保持身材。惟德法师有着小学女生一般的身量，脸也像少女一般平滑滋润。尤其是那饱满的双颊，随时都像涂抹了胭脂。女性化的容颜，柔美的气质，使他看上去就像画上的观音。

我认识惟德法师是在市里的一个统战会议上。那天我们都坐在前排，准备发言。以后每年一次的民宗界人士座谈会，我们都会见面。惟德法师刚认识我，就跟我谈素食的好处。那时，我已重新吃荤，不好意思跟他谈这个话题。在我当着惟德法师和于慧几个人说到素食时，我并未打算再去吃素，因为我觉得我最近的几年一直在吃苦，吃了太多的苦。

我的苦相是由我的眉毛和嘴角勾勒的。于慧对我说，只有长期焦虑的人才会有那么滞涩的眉毛和紧张的嘴角。于慧还对我说，鼻梁两边的对称物如果失去了对称，这个人的内心就会是严重失衡的。不信，你可以看看你周围，凡是被生活挫败过的人，她的脸，肯定不周正。

我用她的说法去印证几个朋友，发觉磨难留在脸上的痕迹远不及恶念在脸上留下的痕迹重。受过磨难的朋友并没有因为受苦失去端庄，倒是几个年轻时的美人因为贪婪和放肆，如今已是目不忍睹。

喝茶的时候，几个年轻女子纷纷伸出手要惟德法师看。惟德法师笑而不语。于慧对她们说，惟德法师不给人看相。她们实在想看，可以跟她一起去找某居士，他不仅会看手相，还会看面相和骨相。